

现代俄语非基本颜色词语义结构初探

张琳¹ O.A. Черепанова²

(1 江苏科技大学 , 镇江 212000 ; 2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99034)

提 要: 随着人类生活方式的飞速变化以及人们精神生活的日益丰富 , 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同步反映到了语言中。本文聚焦现代俄语中颜色词爆炸式增长的现象 , 从多角度剖析这些颜色词 , 并逆向推断俄罗斯民族思维特点及其语言世界图景的变化。研究发现 , 俄语中非基本颜色词的“事物”内涵突出 , 这些“事物”内涵能够进一步反映出俄罗斯人对颜色的认知特点。此外 , 俄语中颜色词的构词模式呈多样性发展 , 有打破语法局限的例子出现。通过对俄语非基本颜色词语义进化过程的追溯 , 可以阐明俄语颜色词词群动态发展的形势。最后 , 本文结合俄语颜色词在服饰领域的使用 , 进一步探究其携带的民族文化信息。

关键词: 颜色词 ; 事物内涵 ; 语义进化 ; 构词模式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颜色词的形成分为色觉感知、色彩认知、色彩编码三个阶段。(杨永林 2003: 40) 由于人类视觉生理系统的同一性 , 人类对于颜色的感知是相同的 , 然而 , 作为色彩编码结果的颜色词在不同的语言中却不尽相同 , 不同语言的颜色语义场无论在组分数量 , 还是在分布上都很难一一对应。正如语言学家 A. Вежбицкая 所主张的那样 , 颜色并不是人类普遍性的概念 , 所以颜色词也并不具有普遍性。真正具有泛人类普遍性的是人类的视觉感知。(A. Вежбицкая 1996: 231) 也就是说 , 不同语言背景下 , 人们对色彩的认知不同 , 才使得不同语言的颜色词词群有所不同。这正印合了萨丕尔 - 沃尔夫假设——语言会影响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因此 , 通过颜色词研究 , 可以逆向掌握蕴含在其中的民族思维及其语言文化特征。

Berlin & Kay 的《基本颜色词语: 普遍性与进化论研究》是颜色词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一。他们区分出 11 个具有普遍性的基本颜色词 , 并提出 , 随着文明的发展 , 颜色词具有进化的可能性。(张积家等 2012: 949) 关于基本颜色词普遍性的观点 , 我们在此不作评论 ; 而有关颜色词进化的观点 , 却在实践中得到了证实。进入 21 世纪以来 , 由于一系列物质因素和精神生活因素的影响 , 现代人类生活中色彩的形式不断地飞速发展。这些因素包括 : (1) 技术水平的提升有助于生产大量不同颜色色调的原材料 ; (2) 外部世界中大量事物的外观发生了变化 (包括人类本身) , 随着电视、电脑、呈像技术的发展 , 通过视觉感知外部世界的重要性不断加强 ; (3) 现代社会是一个满足人们各种需求的社会 , 在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中 , 每一件物品都获得了特有的地位、意义 , 这些物品的拥有者努力凸显自己 , 创造自身的形象 , 彰显自己的个性。这就使得艺术、时尚等生活形式有了长足发展。

急速发展的现代生活需要使色调更加详细化，与此相对的应是，近年来俄语中新的颜色和色调的名称爆发性增长，并迅速进入到社会生活中，进入使用中。它们中很多没有被词典收录，也并不是为所有俄罗斯人理解和使用。网站 whoyougle.ru 上的颜色词列表 (<http://whoyougle.ru/services/colour/list>) 包括了 1000 个左右的颜色词，并配有相应颜色色卡，以供人们查询。笔者从近几年的俄罗斯时尚杂志及其他网络资源（杂志《Бурда》，杂志《Лиза》，H&M 官网，ZARA 官网，时尚网店 La mode，НКРЯ 俄罗斯语料库）中摘选出了 300 个左右可以指称服饰颜色的词。圣彼得堡 2015 年 1 月 28 日的报纸 *Metro* 有一篇文章，题目为《五十个粉色色调》，从中也可以看到颜色细化的趋势。多样性的称名可以指称更加细化的各种色调，例如，俄语中绿色系不完全列表包括的颜色有：зеленый Мичиган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海军大学绿），сине-зеленый цвета окраски чирка（野鸭蓝绿），зеленый орел（鹰绿），умеренный весенний зеленый（和春绿），светлое зеленое море（浅海洋绿），сосновый зеленый（松树绿），лиственно-зеленый（叶绿），хромовый зеленый（铬绿），транспортный зеленый（交通绿），сигнальный зеленый（信号绿），лаймово-зеленый（青柠绿），зеленый папоротник（蕨绿），арлекин（小丑绿），зеленый лишайник（苔藓绿）等。

本文将重点讨论俄语中新产生的非基本颜色词，从这些词的“事物”内涵、构词模式、进化过程、使用及其所反映的信息等几个方面对它们进行分析。

2 俄语非基本颜色词的“事物”内涵

whoyougle.ru 网站上的颜色词广泛用于生活中各个领域，首先体现在一些人造物品中，如服饰、汽车、内饰装修、别墅私邸的外观等。我们发现了一些标榜个性的人所崇尚的颜色，如 цвет лягушки в обмороке（“昏厥的青蛙”色，浅一点的灰绿色），джазовый джем（爵士果酱色），космические сливки（太空李子色）。有些人认为 розовый поросенок（粉红猪仔色），пощекочи меня（“胳肢我色”，粉色的一种），гусеница（毛毛虫色，淡绿色的一种），цвет суэты（尘世色，深一些的红色）等很吸引人。崇尚现代科技感的人可能会对 лазерный лимон（激光柠檬色），цвет яндекса（yandex 色，一款搜索引擎的界面色）感兴趣。知识分子们以表示相关的人物、事物等的词命名的颜色，如以著名艺术家的名字命名颜色：гейнсборо（英国画家庚斯博罗，浅灰色）；以所能联系到的特殊历史时代命名颜色：византия（拜占庭色，紫褐色），темная византия（深拜占庭色）；与交通有关的颜色：транспортный синий（交通蓝），сигнальный синий（信号蓝），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сигнальный оранжевый（国际信号橙）。这其中很多颜色词的产生，都是以出人意料的激发型联想为基础的。以 цвет лягушки в обмороке（“昏厥的青蛙”色，浅一点的灰绿色）为例，该颜色词出自俄罗斯搜索引擎 Яндекс，称名的形成并没有故事背景，发明者无从考据，然而却神奇地通过网络广泛传播，并得到了人们的认同。一位俄罗斯网友在网上的留言可以作为佐证：理解这个词完全不需要去想象某个基本色调，而是直接想象出“昏厥的青蛙”这样一幅画面就足够了。比起 бледно-зелено-серый 这种颜色词，“昏厥的青蛙色”更形象，更容易理解和记忆，还很有趣 (<http://www.bolshoyvopros.ru>)。有一些颜色词则需要使用者有相当的知识背景才能理解。如果要理解庚斯博罗色（гейнсборо，浅灰色），就需要了解到这位著名的英国画家善于运用蓝色和灰色色调塑造高贵浪漫的人物形象。俄罗斯埃尔米塔什博物馆收藏有他的著名画作《蓝衣女子》，前苏联曾以这幅画为蓝本发行过邮票，所以这幅画在俄罗斯广为人知，而该画作上的女子就有一头亮灰色的美丽盘发。所以提到庚斯博罗，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就会很容易联想到那是怎样的一种灰色，并附加明快、温柔、浪漫等感情色彩。цвет детской неожиданности（“孩子的意外惊喜”色，有点发绿的黄褐色）也是一个极为有趣的颜色词。该词源于一段有关法国皇后玛丽·安托内瓦特的传说。复杂的宫廷中，玛丽皇后终于生下一名王子。这位王子在出生后立即被指为太子，王宫上下洋溢着欢喜的气氛。然而，

来到世上仅仅两个小时的小王子很快便由于生理需求，弄脏了床单。短暂的沉默后，机智的玛丽皇后拿起床单，向众人宣布了对一种新颜色的命名。由于皇家的主导作用，这种黄色调的被单很快流行了起来。

相较于形象有趣的新型颜色词，传统的颜色词，如 *oxpa*（赭色），*кармин*（胭脂红）在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率则比较低，人们更加倾向于使用那些更加贴近生活、容易想象的颜色词，如 *коричневый цвет кожаного седла для лошади*（马鞍褐色），*цвет блошиного брюшка*（跳蚤肚子色，红褐色），*пурпурное горное величие*（紫红山巅色），*синий цвет яиц странствующего дрозда*（鸫鸟蛋蓝色），*старое кружево*（旧花边色）等。

在此，颜色词的“事物”内涵就凸显出来。A. Вежбицка 曾指出，儿童获取颜色语义的信息的方式并不是通过颜色表，而是通过该颜色词与身边重要事物的组合搭配来理解其意义。很多大自然中重要的事物成了颜色词意义的原型，如太阳、火、水等。（A. Wierzbicka 1990: 194）E.B. Рахилина 对此表示赞同，她认为存在这样一组数量很大的词，它们的颜色参数在一定范围内浮动，这就是自然事物的名称。这些自然事物的颜色很难与颜色卡严格对应，也并不是所有的调查问卷参与人对它们都有相同颜色判断，但是它们为所有语言使用者所共知，如人们会很自然地由青蛙联想到绿色，由天空联想到蓝色。由此，语言中的颜色不再是抽象的，而是与外部世界中某些重要的、人们常见的事物相关联。颜色的意义则由这些事物引发的联想而产生。（А.П. Василевич 2007: 30）

汉英非基本颜色词研究者将“这种指代客观世界中各种实物本身色彩的颜色词”称为“实物颜色词”，认为它们产生的认知理据为隐喻和转喻。并依据 Lakoff & Johnson 的隐喻基本分类，认为“实物名称+色类”（如 navy blue）以及“实物名称+基本颜色词类”（如 sky-coloured）均衍生于“颜色是实物”这一“实体隐喻”。并进一步将汉语和英语中的程度颜色词划作“空间隐喻”，即“用深(deep)、浅(light) 等表达空间的概念来组织颜色词系统”。除“实体隐喻”和“空间隐喻”外，第三种隐喻类型为“通感隐喻”，即用色觉沟通听觉、味觉、嗅觉等。通感隐喻类型的颜色词在汉语中存在，如“红嘟嘟”，但在英语中没有对应颜色词。另外还有一些以转喻为理据的词汇，如 gold。（薛亚红，杨忠 2014: 38）俄语颜色词中有大量实例符合第一种实体隐喻，如 *цвет черного моря*, *ночной синий*, *серая спаржа* 等。但是俄语中的程度颜色词却很难划为空间隐喻，因为俄语中的“深”、“浅”分别为 *светлый*（亮）和 *темный*（暗）。*светлый* 的词根源于古印度语中的 *svētā*（*светлый* “亮”，*белый* “白”）（M. Фасмер 1987: 576），而 *темный* 则是存在于古俄语中的本土词，是它的基本意义“昏暗”。斯洛文尼亚语中与其相近 *təmnà* 则包括“昏暗”和“盲”的意义。（M. Фасмер 1987: 40）第三种通感隐喻的例子在俄语中也存在，如 *горько-сладкий*（苦甜色，粉色的一种），将形容味觉的苦、甜结合起来，构成形容颜色的词。转喻的情况在俄语中极为常见，如 *арлекин*（小丑，一种绿色），*космос*（宇宙，一种深灰蓝色），*лайм*（酸柠檬，一种亮绿色），*мурена*（海鳝，一种深蓝绿色）等。

俄语颜色词按照联想对象，可以分为以下几类：（1）花或其他植物，如 *розовый*, *васильковый*, *цвет фуксии*, *словый*, *гортензия*, *желтый тюльпан*, *тростниковый*, *камышовый*, *липовый зеленый*, *вереск набивной*, *фуксия*, *корица*, *лавандовый нежный* 等；

（2）果实、蔬菜，如 *вишневый*, *баклажан*, *кукуруза*, *ежевичный*, *зеленый лимон*, *киви*, *мандиновый*, *ореховый*, *оливковый* 等；（3）矿物、石头或其他无机物，如 *антрацит*, *бирюза*, *опаловый*, *графит*, *зеленое стекло*, *цвет бензина*, *коралловый*, *медный*, *нефритовый*, *неоновый зеленый*, *синий ментол*, *цвет латуни*, *цвет стали*, *цвет старого серебра* 等；（4）大自然中的实物或现象，如 *ярко синий океан*, *морской синий*, *морская синь*, *морская волна*, *болотный*, *цвет дорожной пыли*, *цвет серого камня* 等；（5）动物，如 *зеленый под змею*, *леопардовый*, *верблюжий*, *голубинный*, *лососевый*, *омаровый*, *цвет верблюжьей шерсти* 等；

(6) 某季节或时间的事物，如 зимняя бирюза, ночной синий, цвет вечерней зари 等；(7) 食物或饮料，如 молочный, шоколадный, цвет шампанского, цвет бургундского вина, красный чили 等；(8) 封号名，如 царский красный 等。

总的来讲，虽然俄语中很多颜色词都与实物形象相关联，然而，还有诸如 византия（拜占庭色，紫褐色）这种由国家联想而得出的颜色，也有 пощекочи меня（“胳肢我色”，粉色的一种）这种以一个祈使句表达一个事件，从而联想至颜色的方式。

3 俄语非基本颜色词的构词模式

俄语颜色词的构成模式有诸多种，如简单式、复合式、形容词合成式、名词式、词组式（“名词+形容词”、“名词+名词”等）。我们将其大致分为单一成分和非单一成分词组两种，并分别讨论。

3.1 单一成分非基本颜色词

这类非基本颜色词具体包括：(1) 可变化形容词，如 розовый, голубой, верблюжий, малиновый, пурпурный, фиолетовый, сиреневый 等；(2) 不可变化形容词，它们中大多是外来词，如 металлик, беж, хаки, экрю, индиго 等；(3) 名词作颜色词，这时通常用这种颜色的典型物品指称该颜色，如 антрацит, бирюза, резеда 等。

3.2 非单一成分的颜色词

这类非基本颜色词又可分为两类，具体如下。

(1) 复合形容词。这类的构成方式包括：“表示颜色深浅程度的词+基本颜色词”，如 темно-синий（深蓝色）；“表事物名词转颜色词+基本颜色词”，如 малиново-красный（马林果红色），полуночно-синий（午夜蓝），оливково-черный（橄榄黑）；“表示颜色深浅程度的词+表事物名词转颜色词”，如 ярко-бирюзовый（亮蓝宝石色）。

(2) 带一致定语的限定词组。这种形式的颜色词数量很大，其构成方式丰富多彩，构成的词组可以是名词性短语，也可以是形容词性短语。名词性短语包括：“基本颜色词+表事物名词”，如 желтая кукуруза（黄玉米色），серая умбра（灰赭土色），синяя сталь（深蓝钢铁色）；“与事物名词相应的形容词+表事物名词”，如 розовый лес（蔷薇树林色），морская волна（海浪色）；“表示颜色深浅程度的词+名词性颜色词”，如 темный циан（深青色）；“与事物名词相应的形容词+名词性颜色词”，如 водная синь（水蓝色）等。形容词性词组包括“与事物名词相应的形容词+颜色词形容词”，如 персидский зеленый（波斯绿），ночной синий（深夜蓝）， кленовый зеленый（槭树绿）；“表示颜色深浅程度的词+形容词性颜色词”，如 блестящий фиолетовый（亮紫色），средний серый（中度灰色），умеренный фиолетовый（中等紫色）；“表示颜色深浅程度的词+复合形容词”，如 темный пурпурно-фиолетовый（深红紫色）， светлый аспидно-серый（亮石板灰色），яркий синевато-зеленый（亮蓝绿色），两个以上实词构成的复合词组，如 умеренный весенний зеленый（中度春天绿色）；“表事物名词+颜色词形容词”，如 махагон коричневый（红木棕色），оксид красный（氧化物红色）等。

有趣的是，зеленое море（绿海色）和 морской зеленый（海绿色）在颜色词列表中指的是两种不同的绿色，虽然它们的两个组成词 море（海）和 зеленый（绿）相同，只是构成结构不同。即使是以俄语为母语的人，他不知晓相关背景知识，只凭想象理解这两个词组，也很有可能认为它们表示相同的颜色。这说明这些非基本颜色词渐渐获得一些术语的特性。通过上述示例，我们也可以看到，俄语中表示颜色深浅程度的词，不局限于 темный（深）和 светлый（浅），还使用 блестящий（闪亮），средний（中等），умеренный（中度），яркий（亮）等。

(3) 带非一致定语的词组。这里包括带前置词的静词词组，如 зленья под змею。有一些颜色词由“基本词 цвет(颜色)+表事物扩展词”构成，如 цвет дорожной пыли, цвет пудры, цвет серого камня。这种结构的词不仅可以指称单一颜色，还可以指称多种色彩混合而成的颜色，如 синий ментол в горошек, темно-синий с принтом, Орхидея Крайола（兰花色+绘画用品的品牌名）等。

另外，副词 очень（非常）经常用于构成复杂的非基本颜色词组，如 очень темный синевато-зеленый（非常深的蓝绿色），очень глубокий красновато-пурпурный（非常深的红紫色）。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的“深”并不是俄语里通常使用的 темный（暗色，深），而是真正空间意义上的 глубокий（深），如 очень глубокий алый（非常深的大红色）。同样，副词 почти也可以用于构成颜色词，如 почти черный（接近黑色）。

4 俄语非基本颜色词的进化过程

E.V. Рахилина 对俄语非基本颜色词的进化过程作了相应考察，她认为“新”颜色词需要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能进化出稳定的颜色意义，进而逐步向基本颜色词靠近。俄语中新的颜色称名经常与 цвет（颜色）一词组合使用，如 кирпичный цвет，详见下列从“俄语国家语料库”选取的例子（НКРЯ: www.ruscorpora.ru）。

(1) На нем была черная стеганка, открывавшая его мощную, кирпичного цвета шею...
(Борис Можаев)

(2) ... у Валеры Ефремова, скажем, уже были “Жигули” кирпичного цвета... (Андрей Макаревич)

在此 кирпичный цвет 不能用 кирпичный 一个词来代替，也就是说，没有 кирпичное лицо 或 кирпичные жигули 这种说法。而 кирпичный цвет 这个词组至少在 150 年前就开始被使用，例如：

(3) Например, кирпичного цвета мокрота считается одним из самых существенных признаков воспаления легких. (А.К. Леонтьев, 1863)

(4) Завтра нанимаю я у хозяина дома дрожки (досадно только, что они обиты кирпичного цвета сукном) и еду. (А.И. Герцен, 1840)

相似情况下，чернильный 一词则已经能够单独作为颜色词使用，见“俄语国家语料库”例子：в небе болтался чернильный фональ (В. Аксенов)和 чернильный асфальт (Ю. Бондарев). 据统计，最早单独使用 чернильный 作为颜色词的是 Д.В. Григорович (1856 年)。上述例子说明 чернильный 和 кирпичный 处在进入颜色词系统的不同阶段，чернильный 已经基本进入了颜色词系统。另外可以观察到，чернильный 和 кирпичный 进化速度不同，чернильный цвет 这个词组出现在 А. Пушкин (1799—1837)，Л. Толстой (1828—1910)，А. Чехов (1860—1904) 的作品中，而 1856 年已经被 Д.В. Григорович 单独使用，这说明 чернильный 进入颜色词系统的速度要比 кирпичный 更快。（А.П. Василевич 2007: 33）

俄语颜色词中，有一类词只能指称颜色或基本意义为某颜色，转义为其他，这类词称为“直接指称颜色词”。它们为词典所收录，而颜色是这类词的基本意义，如 бежевый, коричневый, белый, черный, зеленый 等，它们处于颜色词系统的中心地位。而另一类词的颜色意义形成在联想或语义转义的基础上，姑且称为作“转义指称颜色词”。它们的颜色意义在词典里并不被标记为首要意义，如 болотный, леопардовый, баклажановый, голубиный 等，或者颜色意义不包含在词汇的语义结构中，如 верблюжий. 因此，服装颜色词汇中，有一些可以进入语言词汇体系，而另一些则只在特定的语境中才进入某个特定的语义场。可以

看到，第一类“直接指称颜色词”很难从词根上感受到它们的事物原型意义，而是由词根直接联想到颜色。第二类“转义指称颜色词”则很容易从它们的词根上判断出事物原型，如 леопардовый（豹纹色）— леопард（猎豹），баклажановый（茄紫色）— баклажан（茄子）。然而，如果对某些基本颜色词的词源进行探究，我们会发现，зеленый（绿色）与 зелье相关，在古语中是 трава（草）的意义（М. Фасмер 1987: 92）；而 голубой则与 голубь（鸽子）相关，这种鸽子特殊之处在于，其颈上长有蓝色的羽毛（М. Фасмер 1987: 432）。

5 俄语非基本颜色词在服饰领域的使用及其所反映的文化信息

俄语中的某些颜色词使用范围受限，如 рыжий（红褐色，丑角）不会用来称名服饰的颜色，而 беж, бежевый（米色）则大多用于称名服装、布料或日用品的颜色。俄语中工业颜色分类及其名称就与生活中常用的颜色词不同。时尚业界总是走在时代前沿，同时也在积极扩充服饰颜色色谱。时尚业所使用的大部分颜色词都没有达到术语的标准，因为它们的使用与理解不与某个特定的行业相关，其受众面很广。例如，服装杂志的读者并不只有服装业内人士，它面向的是所有热爱追赶潮流的人。然而，在颜色词聚合体中，有少部分专业化词语属于术语。这些词往往是刚刚从英语中借入，或者在外来词的基础上形成，还没有被收到详解词典中。如 нэйви 借自英语的 navy（军舰），navy-blue（深蓝色）；пэйсли 借自英语的 peace（和平）或 peactful（和平的），指称颜色时，意为“不鲜艳的，平和的颜色”；наппа（人造革）来自英语词 nap（绒毛）；экрю 借自英语的 ecru，意为“本色的，棕褐色的”；бербер 借自英语的 berberis（伏牛花），意为“伏牛花色”；маджента 可能来自英语 mad（疯狂的，有激情的），作颜色词意指“鲜艳明亮的”，或者与英语的 made（人造的）相关。服饰领域大量颜色词的产生是基于联想型语义转换，它们中的大部分可以被每一个该语言使用者所理解。

所有由此种方式产生的服装颜色词都有一个形象元素，这使得该组词更富有浪漫色彩。以语义联想方式派生的颜色词并不局限于新借入的词，俄语中的很多“旧”词也可以依靠语义联想来构成指称颜色的词组，进而可以指称相应的色调。联想对象往往是拥有特定颜色并且令人印象深刻的事物。服饰颜色词里的事物通常带有中性或正面意义。所有颜色词中，服装的颜色词是一组有特色的词群。服装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个别民族和整个人类文化进程中，各民族由于时间和地域的差别，其服饰组成、样式、面料、功能等也各不相同。服饰的颜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当时人的爱好，但是在更大程度上也受限于客观因素，例如，气候、工艺、传统、时尚等。服装颜色明显具有社会文化和民族传统元素。例如，俄罗斯人的大多数服装颜色比较深沉，而中亚、巴西和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服装则较为鲜艳。年轻人的服饰要比年纪大的人的服饰颜色鲜艳，更富有色彩变化。然而，最近又出现了相反趋势，特别是在北欧，年纪大的人开始青睐颜色鲜艳的衣服，俄罗斯部分地区也出现了这种趋势。有些特殊职业装的颜色具有特殊功能性，如街道清洁工工作服的橘黄色、士兵军装的保护色等。服饰颜色同样能够起到引领时尚的作用。有些著名的服饰品牌会发表一系列同一颜色的服装作品，而某个特殊颜色往往成为当季最流行的时尚颜色。流行服饰色彩词的正面感情属性，更是增加了其在俄语语言世界图景中的重要意义。也就是说，一般来讲，这些词会引发正面的感情。时尚产业包括时尚杂志、网店等，除了信息传递功能外，它们更加重视广告功能。在出现一些非常规的、独创的颜色时，为了吸引大众的注意力并为衣服本身增添浪漫气息，就会创造一些相应的颜色词，如 цвет дорожной пыли（路尘色），леопардовый（豹纹色），царский красный（沙皇红）等。因此，服饰颜色名称很少用工业颜色名称或者画家使用的颜色名称，如 охра-окристый（赭石色），кобальт-кобальтовый（钴蓝色），краплак（色淀茜素红）等。现代时尚业广泛运用这种方式而产生的大量颜色词，给这种派生方式增加了特殊意义。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颜色词的使用范围受限。

当今，某些传统的颜色对立范畴正在发生变化。例如，整体上性别范畴正在减弱。传统上讲，女性服装的颜色和样式比男性服装更加多样化，更加鲜艳。*Розовый, красный* 等表示鲜艳颜色的词更容易和女性联系起来，久而久之则拥有了柔美、浪漫、艳丽等内涵色彩。然而现在，男性服装，特别是年轻男士的服装偶尔也会出现鲜艳的颜色，如大红色、亮蓝色的短裤，粉色的衬衫等。同理，年龄范畴、上衣一下衣范畴在服饰颜色上也渐渐无法体现。一般来讲，上衣颜色更加鲜艳多彩，而下衣颜色较为朴素。现在也能够看到橘黄色的高装袜、内衣、大红色或黄色的靴子、裙子，以及鲜艳配色的裤子。在本土—外来范畴中，近年来颜色词中外来成分明显增加。

因此，服装颜色词群可以反映出现代俄罗斯观念世界和语言世界图景的某些变化。必须承认，当今颜色词汇的爆炸式增长与生活中某些具有魅力特性的领域相关，也是人类生活方式飞速变化的真实写照，更是人们精神生活日益丰富，文明进一步发展的结果。

6 结束语

本文对近年来俄语中非基本颜色词的爆发式增长现象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首先，对俄语非基本颜色词突出的“事物”内涵进行分析，逆向把握现代俄罗斯人对颜色的独特认知方式。其次，对俄语非基本颜色词的构词方法进行分类讨论。传统的单一成分颜色词中，出现越来越多的不可变化形容词，以及名词作颜色词。非单一成分的颜色词中，除复合形容词大量增加外，还出现很多带一致定语和非一致定语的限定词组。总的来讲，构词模式越来越灵活多变，甚至还有一个简短祈使句做颜色词的情况出现。再次，追溯俄语中某些非基本颜色词的发展过程，总结颜色词发展阶段。最后，讨论了俄语非基本颜色词在服饰领域的使用，进一步揭示出颜色词所反映的文化信息。

参考文献

- [1]Бахтина Н.Б. История цветообозначений в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M].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75.
- [2]Василевич А.П. Языковая картина мира цвета. Методы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 прикладные аспекты[D]. Дис. в виде научного доклада, представленного к защите... докт. филолог. наук. Москва, 2003.
- [3]Василевич А.П. (Отв. ред.). Соавторы: Бочкарева Т. В., Василевич А. П., Завьялова М. В., Кульпина В. Г., Михайлова Т. А., Норманская Ю. В., Рахилина Е. В. Наименования цвета в индоевропейских языках: Системный 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M]. Москва: КомКнига, 2007.
- [4]Вежбицкая А. Язык. Культура. Познание. Перевод с англ. отв. ред. М.А. Кронгауз. Вступ. Ст. Е.В. Падучевой[M]. Москва: Русские словари, 1996.
- [8]Название цвета. <http://www.bolshoyvopros.ru/questions/139572-kto-pridumal-nazvanie-cvetu-ljagushki-v-obmorse.html>
- [5]Фасмер М. Этимолог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Т1—Т4.[Z]. Москва: Прогресс, 1987.
- [6]Фрумкина Р.М. Цвет, смысл, сходство[M].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4.
- [7]Berlin B., Kay P. *Basic Color Terms: Their Universality and Evolution*[M].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69.
- [9]Wierzbicka A. Semantics of color terms: cultural and cognitive aspects[J]. Cognitive linguistics, 1990. Vol. 1. № 1.
- [10]薛亚红, 杨忠. 认知语义视角的英汉非基本颜色词对比研究[J]. 外国语, 2014(1).
- [11]杨永林. 色彩语码研究一百年[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3 (1).
- [12]张积家等. 颜色词与颜色认知的关系：相互作用理论及其证据[J]. 心理学进展, 2012(7).
- [13]张祝祥, 杜凤兰. 英汉基本颜色词“黑”、“白”的认知语义分析[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7(5).

On the Semantic Structure of Non-basic Color Words in Modern Russian

ZHANG Lin¹ O.A. Cherepanova²

(1 Jiangs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Zhenjiang 210100, China; 2 Saint Petersburg State University, Saint Petersburg 199034, Russi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change of human life style and the increasing enrichment of people's spiritual life,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ivilization is reflected in languag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phenomenon of explosive growth of color words in modern Russian, analyzes these color words from various angles, and makes a reverse inferenc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ussian national thinking and the changes of language world view. It is found that the "things" connotations of the non-basic color words in Russian are prominent, and the connotations can further reflect the Russian cognitive characteristics of color. In addition, word formation patterns of color words in Russian are diverse, and some of them broke the grammatical limitations. Through the research of the semantic evolution of Russian non-basic color words, the dynamic development of Russian color words and phrases group can be clarified. This paper also explores the national culture information carried by Russian color words used in the field of clothing.

Key words: Color words; "things" connotation; semantic evolution; word formation model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省教育厅2017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语言世界图景里中俄服装词汇对比研究”(批准号：2017SJB110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琳(1986—),女,黑龙江哈尔滨人,江苏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词汇学,文化语言学;O.A.Черепанова(1936—),女,圣彼得堡国立大学语言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俄语史,斯拉夫神话研究,传统民族文化研究等。

收稿日期：2017-09-10

[责任编辑：惠秀梅]